

虹影：在罗马看见重庆

“我无法回到过去，过去的一切都是障碍，可是它侵入我的记忆，将一座城，又一座城呼唤在我眼前，我不得不面对，并与你生活在其中。”《罗马》开篇，是这样一段楔子。似是其中女主角燕燕的独白，又似另一位女主角露露的。

那一座城是重庆。那一座城是罗马。它是虚构的，也是现实中的。它是记忆的，也是理想中的。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诗人、首位意大利“罗马文学奖”华人获得者虹影，花费4年时间写作，将这一切汇集成了《罗马》。

为什么是《罗马》？面对记者的提问，虹影说：“我是一个永远相信美好的人，负面的东西难在身体内生存，罗马之美，滋养正能量，让我心情愉悦。这最令我所爱。真的，罗马就像一面神奇的镜子，让我迷失后总能找到自己，它传递给我的信息是，有一天我会在这儿住很久很久，久过我的生命。”

她觉得罗马人就好像重庆人

1962年，虹影出生于重庆南岸，在那里度过了饥饿而艰难的童年。18岁时获知自己私生子的身份，便选择了出走。从重庆走向北京、上海，在行走中品味人间百态，开启创作之旅。19岁，她开始写诗；26岁，开始发表小说。

在虹影的小说中，总有着她个人复杂的家庭出身和磋磨的成长背景的影子，但虹影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此。在国内漂泊多年后，虹影又用十多年的时间来体会西方的文明。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创作，她写故土也写海外，写过去也写未来，时而笔触沉毅如《饥饿的女儿》，时而又叙述细腻似《K-英国情人》。她用超凡的想象力，艺术化地描写出性与爱的故事。

新书《罗马》，由小说和散文两部分构成。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罗马的五天半的故事，两个同样出生于重庆南岸贫民窟、却未曾相识的女孩——燕燕和露露各自逃离原乡，走到国际大都市北京，走向罗马，追寻真正的爱与自我的故事。

散文部分是虹影个人真实的人生体验，包括感情、事业、奇遇等。在罗马居住的这段日子，点燃了她想要描写女性内在世界中孤独灵感。而对异国文化的兴趣，令虹影与意大利、与罗马有了更深层的连接。

新书命名《罗马》曾令许多人不解。有朋友建议虹影把书名改为类似《罗马五天半》或者《去罗马的女人》，虹影笑着说：“是《罗马》，就是



虹影。

对话作者

虹影：想着美好的人和事，就没有什么坎过不去

希望接触电影，想当导演

记者：《罗马》这个故事是您2014年写成的。为什么2019年才出版？中间这5年发生了什么？

虹影：这5年写了一套童书：从《奥当女孩》开始的“神奇少年桑桑”系列一共5本书，再加上《米米朵拉》，一共写了6本书。中途我在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走走停停。《罗马》2014年写好之后，每次到罗马，都会不断地思考、不断补充和编辑，不断有新的想法进来，所以这本书写的时间最长。

记者：有人曾问过您一个问题“罗马和重庆相比怎么样”，当时您回答：鸽子飞起来的样子，在罗马和重庆都有。没有他乡，哪有故乡。去了罗马，才知道重庆有什么。如果您选择最喜爱的城市，您会选哪一个，为什么？

虹影：我最喜欢的是重庆、北京、罗马这三个地方。

北京可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很向往的地方，我以前还在重庆的时候就憧憬到北京，这也跟我们那个年代所受的教育，从小就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有关吧。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这里有朋友，在这里写作的活，会跟这块土地一起呼吸，一起互动，相互影响彼此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。

重庆是我的根，是我所有记忆的源头，也是我成长期间看世界的一个窗口。我是从那里出发。

罗马是一种对照物，我通过罗马看重庆，看中国。在罗马，什么都可以，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它是一个多变的，也是一个有着历史、艺术的欧洲城市，我与它有着很多缘分，在我心里它是唯一的。

记者：重庆是您人生的底色之城，北京上海是您的蜕变之城，而罗马是您重新筑就理想的“永恒之城”，如今，您“拥有”着这三个城市，您内心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吗？

虹影：我这样一个人，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对现状满意的。我总在挑战自己，挑战人生，喜欢跨界，喜欢做不同寻常的事。我以前写诗，后来写小说、写童书、做编剧、写美食书。以后，我希望有一个时间能在一个很大的画室里画画。现阶段，希望更深度地接触电影这一行，想当导演。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去罗马？因为那是一

个冒险的地方，它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一种挑战。

书写、旅行、接触三种方式

记者：《燕燕的罗马婚礼》让我们能够跟随燕燕的脚步，来到罗马，体会一段跨国婚姻。您也是跨国婚姻亲历者，您与您的先生以及他的家人在日常相处过程中又是怎样的？您是怎么去适应陌生的国度和婚姻环境的？

虹影：我一年之中，夏天会在意大利待两三个月左右，然后其他时间在中国。我女儿2007年出生，现在12岁。去年到英国读书，现在读初二。每天我们都会通视频电话。

《罗马》里有很多跨国婚姻的幽默和喜剧化的场景，很多都源于我生活周围的一些真实故事。比如燕燕到皮埃尔家参加晚宴那一段，其实就是我先生朋友的一个经历。

我从来没有婆婆，两段婚姻里都没有过婆婆。所以没有体验过所谓的“婆媳关系”。但我先生那边还是有一些婆家人，他们对我都很欢迎很友好，我不是一个“人来熟”的人，我很慢热，我要接触一个人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。

我跟我先生在一个party认识，刚认识的时候，他以为我喜欢文学，就一直给我上课，比如说怎么找到经纪人，写什么体裁等等。后来我走了之后，他的朋友才告诉他那是虹影，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。我先生本身也是一个作家，我们平时会经常聊文学，他每写一段都会念给我听，而我一般是写书写到快出版了，才给他看。

记者：您在《罗马》中用电影的手法，把五天半的时间分割成无数的瞬间，在与重庆、故乡、母亲无数次的闪回与交织中描述两个女孩的人生轨迹，作品中无数次地出现意大利天才电影导演费里尼，这是不是您对导演大师的一种致敬，是不是您个人打算进行电影创作的一种尝试和突破？

虹影：整本书都是对电影大师费里尼的致敬。我在书里这么写并不是因为我现在打算要当导演，而是因为从小到大，我都很喜欢电影和阅读。我就跟《罗马》里的燕燕一样，电影和书陪伴着我的孤独。她每次看电影时，必放一张喜欢的电影里的男子的照片在旁边的椅子上。我也是这样。

记者：这么些年，您经历过很多挫折与苦难，是如何与世界达成和解，与自己达成和解的？



全球畅销5000,000册，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震撼一代人灵魂的文学经典《饥饿的女儿》《K-英国情人》作者首位获意大利“罗马文学奖”的华人作家 虹影 回归新作 姜烨电影《兰心大剧院》原著作者

关于本书，虹影说，这是她对这个世界既暴力又温柔的抵抗

虹影：我有三种方式。一种是书写，通过文字来看自己的生活。一种是旅行，通过旅行来远距离观察自己的生活。比如站在罗马看北京和重庆。第三种，是通过跟世界的近距离接触，这个“世界”指的是人，身边的人，就是跟家人、朋友、孩子，陌生的读者的接触。对自己来说，是特别好的方式。比如这一次我举办“罗马读者奖”，就是想回馈那么多支持我的读者。我有很多对我特别铁的读者，从我刚开始发表文章时，他们一直关注我，会在微博上跟我交流，正因为有这些读者，近距离进入我的生活，我没有写作障碍，只愁时间不够。对于我来说，任何时候都想着美好的人，美好的事，没有什么坎过不去，我会把未来想得更好一点。

因为畏惧，才想办法迎头而上

记者：我们看到，《罗马》中的燕燕、露露，甚至燕燕的母亲，都敢爱敢恨、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的生活。您笔下的女性向来都有着这样

《罗马》。‘罗马’本身就足够了。”

虹影说自己去过全世界很多城市，对那些城市的文化、历史背景特别感兴趣。但那些城市却并没有真正抓住她的心，对罗马则是一直特别向往。因为她对它的神秘，对费里尼，对意大利电影非常感兴趣。但最关键的是在2005年，虹影去领罗马文学奖前后，“它就像一个神秘的手指，扭转了我的写作和生活，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。罗马扮演了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使我一步步发生了很大变化”。

虹影在散文《罗马六章：往事随风飘来》中写道，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，当你融入这座城市，虽然文化背景和信仰都不同，但要不了多久，你所有的观念都得重组，罗马的多元，并不是宽容的，外来人的恐惧和担忧，会加重，但罗马可重塑自我，你从哪里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可以在这儿重新开始。

在长江边上长大的虹影，觉得罗马人就好像重庆人。“那些懂得罗马和生活在此的罗马人，做生意那么精明算计；做艺术家，那么唯美、充满诗意；做哲学家，那么智慧善辩；做作家那么会讲故事，不可一世；做朋友时，是亲人；做敌人时，就是黑手党，要你的命。罗马人好像重庆人，尽管重庆人的艺术感觉差点，却不缺诗意。”

写完《罗马》的小说后，虹影认识了超模何穗，并邀请她作序。何穗看过虹影的书稿后问她：“感觉你已被爱治愈了，那你写这本书的缘故呢？”

虹影回：“是的，很幸运。我的写作从记忆出发，带有家族性和对女性身份受伤害的耻辱，以及对这个社会既暴力又温柔的抵抗。”

的自由天性和坚韧意志，您个人亦是如此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在与家人、朋友的相处中，面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这种“无所畏惧”的个性有没有给您带来过遗憾？

虹影：燕燕、露露、燕燕的母亲她们三个都是重庆人，加上我，就是四个重庆人。重庆女性就有这样的、长江流水打造的钢铁般的意志个性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当然会有很多遗憾、错误，和后悔。但她们并不是特别“无所畏惧”，而是因为她们畏惧，才会想办法迎头而上，而不是像其他女性那样拔腿就跑。

记者：您曾说过超模何穗就是心目中的露露（《罗马》中的女主角之一、模特演员）。何穗是您这本新书的序作者，从序言中了解到你们两个相熟时间并不长，为什么会与她一见如故，请她为您的新书作序？

虹影：我觉得何穗可以来演露露。我跟何穗认识一年多，她丰富了露露的内在。我写作时获取资料的方式大概有两种，一是从网上图书馆、从书本上收集。二是从朋友、真实的人物那里调查研究，采访。我认识何穗后，跟她进行了很多讨论，她介绍了她们这一行的很多朋友和故事。我原来写的露露是比较讨厌的、招人嫌的人。因为何穗的原因，丰富了她的内心。

记者：由您的作品《上海之死》改编，姜烨导演、巩俐主演的电影《兰心大剧院》，入围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即将上映。您怎么评价这部影片的改编和演员的表现？

虹影：这是姜烨导演的又一个天才之作，他把那个年代的上海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不仅还原了那段历史，还加强了那段历史。巩俐的出演也是非常完美，我感觉巩俐今年的两个影片《兰心大剧院》和《中国女排》，她的两个演出，是人生演艺生涯第一次跟角色融为一体。

记者：听说您也即将推出以重庆为背景的电影制作，作为重庆市民评选出来的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，您打算如何在大屏幕上展示重庆？会是一个什么年代的故事？

虹影：我拍电影，跟我成长经历有关。这是一个很早就发表过的作品，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《北京青年报》上发表，名叫《红骑士》，后来改成《小小红骑士》。它讲一个男孩的成长，跟重庆那个城市，跟中国的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有关。如果顺利，明年可以开拍。

据《潇湘晨报》